

唐甫里先生文集

五

化國書館

Wa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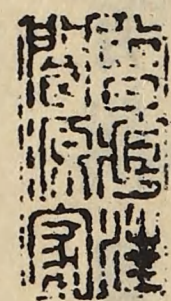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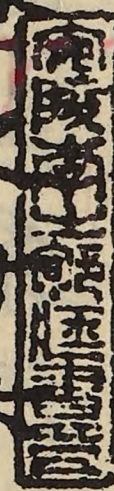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

雜著

叢書序

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自乾符六年春卧病于笠澤之濱敗屋數間蓋蠹書十餘篋伯男兒纔三尺許長碼音毀齒猶未徧教以

此

藥劑象梧子大小外研墨池筆供紙札而
已體中不堪羸耗時亦隱几強坐內壹鬱
則外揚爲聲音歌詩頌賦銘記傳序往往
雜發不類不次混而載之得稱爲叢書自
當去声緩憂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故凡
所諱中略無避焉笠澤松江之名

送小雞山樵人序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

市

家

堂格同

十里得野步布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
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率生小樛樸檉
皆薪材直吳之爨此爲助焉連延廣袤不
一其主爲言畫疆界以相授自家至麓凡
二百步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
如此予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
成理魚藪輩十解薪然後已四時賓沐
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東

足矣其掌而供事曰顧及小雞之樵也
軋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絕八月暴雨
而巨觴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
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撤敗
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
廉而至晚得非赭吾山而爲汝之利耶吾
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
和中嘗從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

金窖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迨
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
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
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已來百役
皆在士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
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小雞之木
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買名爲偷乎今子
一煬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

姑

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予歎之曰汝
之言信也然不當發於予汝始歸與之酒
繼之以歌云長其船兮利其斧輸予薪兮
勿予侮田予登兮穀予庾突晨煙兮蓬縷
縷窻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伍
時不用兮吾無汝撫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龜蒙讀揚雄所為書知太玄準易法言準

論語晚得文中子王先生中說又知其書
與法言相類道之始塞而終通子雲軋軋
不足當也何者子雲仕於西漢末屬莽賢
用事時皆進符命取寵雄獨默默以窮愁
著書病不得免人希至其門止一侯巴從
之受太玄法言而已文中子生於隋代知
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王之業九
年而功就謂之周王氏六經門徒弟子有若

鉅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
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沒
門人歸于唐盡發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
其治太宗每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恨
不使封德彝見之逮今十八聖舉其君必
曰太宗舉其相必曰房魏上下之心恥不
及貞觀則生人受賜足矣豈非文中子之
道始塞而終通乎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

誦文中子書不絕于口率兄弟耕稼以自
給一旦訪龜蒙曰吳中兵荒來人不足犬
豕之食安能遂退藏耶吾從子相天下矣
吾西而見之龜蒙曰丈人外族之門人實
作良輔今復家有丞相必以房魏之道致
君中興是內外有德於四海也此行徒東
歸乎昔丞相未升甲科時年纔弱冠龜蒙
幸得參游中以兄事之許與膠固形於歌

幃

清

詠及丞相爲朝鉅儒居侍從之列龜蒙江
湖邊病不能起一耒而耕一船而漁有文
三十編有書數千幃未嘗干求諸侯故沒
沒無一人道著名字今丞相方築太平之
基架羣材立瀆廟丈人承閒宴語幽仄試
丞相意復念以小謝城北秋霖聲高中夜
對榻有苦吟生耶因丈人之行叙房魏得
王佐之道丞相追貞觀之風小子復言曩

日之分雜而書之用以爲送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

侯生嘗應舉名彤作七言詩甚有態度不
見十年自云載貴於有司藝不中度輒得
黜齟不與世合去入老子法中作道士
更名雲多居太白山在雍西南梁州之地
苦寒霜雪常積雖夏五六月赫日在上羣
峯若焚我獨皓然玉聳巖壁澗壑之水不

頁

齟
中

數百年不能爲材及其堅良不與他等民
乘是氣皆壽而不衰况養生者耶吾南遊
天台旣將復而老焉予曰夫物命乎天者
人不能有存乎人者天不能奪推其氣則
謂之一考其命則有懸絕不類者焉居恒
寒之地而不夭者吾不信也處恒燠之地
而不壽者吾不信也信其命乎天者人不
能有而已矣傳曰仁者壽則恒寒之地不

又

仁者天而死矣。怛燠之地，仁者壽而生矣。
苟怛寒之地，壽其不仁者，怛燠之地，夭其
仁者。是寒燠爲不祥之氣，天何以佐天地
生植乎哉？如此則居寒而壽，居燠而夭，吾
益不信也。信乎存乎人者，天不能奪而已
矣。或曰：仁者壽，不仁者益壽，不仁者夭，仁
者亦夭。吾又不知命乎？天存乎人，果可信
乎？未也。無乃自壽自夭，自仁自不仁耶？天

不能與之又安能奪耶信矣姑務乎仁無
以山寒自欺吾亦信子之壽矣

江湖散人傳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
既無羈限爲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
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耻乃從而稱之人
或笑曰被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爲其
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

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器度寒暑
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皆
有用乎水之散爲雨爲露爲霜雪水之局
爲瀦爲洳爲潢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
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
以爲堦甃不可以爲孟得非散能通於變
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
散執特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爲散

歌散傳以志其散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

甫里故云

甫里松江
上村墟名

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

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挾

摘微旨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為書云傳作

而春秋散深以為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

春秋通倒刻之于石

今在潤州
文宣王潮

意以是學為已

悞

撫

計

凌

任而顛倒漫漶切胡館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
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疑悟後學乃
書撫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
憂疾病中落然無旬日生許未嘗暫輟點
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于筐箱中歷年不
能淨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
見亦不復謂已作矣少攻譌詩欲與造物
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交

恠

輾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惟異破碎陣敵卒
造平澹而後已好潔几格音閣牕戶硯席剪
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于方冊值
本即校不以再三為限朱黃二毫未嘗一
日去手所藏雖少咸精寔正定相傳借人
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刊之
樂聞人為學講評通論不倦有無賴者毀
坼揉汙或藏去不返先生戚然自咎先生

畫

不空

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
 矣柰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
 不許先生之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
 田奇十萬步吳田一畝當二百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
 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
 通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
 倉無斗升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為
 具之具且每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

小注在祖字上

也或譏別之先生曰堯舜徽明飢瘠大禹胼

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

為妻子之天乎且與蚤虱名器雀鼠君庾

者何如哉先生嗜茶祖并置園於顧渚山下十許薄為甌在吳興郡樣之

實自為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陸羽

撰茶訣南陽張又新嘗為水說凡七等其二

曰惠山寺石泉無錫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

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

樣

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
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
亦潔罇置解但不復引滿向口爾性不喜
與俗人交雖請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
務慶吊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
或寒暑得中體性無事時乘小舟設篷席
賣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擢船卽而已所
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夏起山鹿

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
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混毀譽不
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情急遇
事發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矣
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事不傳姓名無有
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戰秋辭

八月空堂前臨隙荒抽關散扇晨烏未光

若

折

左右物態森踈強梁天隨子爽駝五可切恂慄
 恍軍庸之我當濠然而溝壘然而墻燾然
 而桂隊然而篁杉嶢攢矛蕉標建常槁艾
 夫東矯蔓絃張鼉合助吹鳥分啓行者革
 進而金正固違陰而就陽無何雲顏師風
 旨伯蒼茫慘澹隳危撼劃煙蒙上焚兩陣
 下棘如濠者注如壘者闢如燾者亞如隊
 者折如矛者折如常者折如矢者仆如孩

抵

者磔如吹者瘖如行者惕石有峻兮盡纍
木有耳兮咸馘雲風雨煙乘勝之勢驕杉
篁蕉蔓敗址暗之氣撼天隨子曰吁秋無神
則已如其有神吾為爾羞之南北幾圻盜
興五朞方州大都虎節龍旗瓦解冰碎瓜
分豆離斧抵耄老干穿乳兒昨宇今燼朝
人暮尸萬犢一唱千倉一炊擾踐邊朔殲
傷蚤夷制質守帥披攘城池弓拳不利甲

綴不離竟渠歌笑裂地無疑天有四序秋
爲司刑少昊負扆親朝百靈尊收相臣太
白將星可靈可電可風可霆可漑溺顛陷
可天札迷冥曾志塵剪自意澄寧苟蜡禮
之云責觸天怒而誰丁奈何欺荒庭凌壞
砌擬崇菑批宿蕙揭編茅而逞力斷締蕭
而作勢不過約弱歆垂戕殘廢替可謂棄
其本而趨其末捨其大而從其細也辭猶

未已色若媿耻於是墮者止偃者起

祝牛官辭 并序

冬十月耕牛為寒築宮納而阜之建之
前日老農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予
勉之而為之辭

四牝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
老農物拘度地不畝東西幾得七舉其武
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楹當間載尺八土

拘

免雨風向不連

晦 濬

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下遠官府
耕耨何時飲食得所或寢或卧免風雨宜
爾子孫實我倉庾

迎潮送潮辭并序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廬門外有溝
通浦溆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則軋
而留之用以條濯灌溉及物之功甚鉅
其贏壯遲速繫望晦盈虛也用之則順

而進捨之則黜而退有類乎君子之道
翫而感之作迎潮送潮二辭聊寄聲於
騷人之末云

迎潮

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巢
卑兮漁箱短遠岸沒兮光爛爛潮之德兮
無際既充其大兮天充其細蜜幽人兮歛
柴門寂寞流連兮依稀舊痕濡餘澤槁兮

潮之恩不尸其功兮歸于混元

送潮

潮西來兮人東下日染中流兮紅灑灑汀

葭蒼兮嶼蓼枯風騷兮愁煙孤大幾望

兮微將晦翳睨瀛浴兮飲然而退愛長波

兮數數一幅巾兮無纓帆生塵兮撒

有衣帳潮之還兮吾猶未歸

問吳宮辭并序

甫里之鄉曰吳宮在長洲苑東南五十
里非夫差所幸之別館耶披圖籍不見
其說詢故老不得其地其名存其跡滅
悵然興懷古之思作問吳宮辭云

彼吳之官兮江都
波搖踈兮霧濛箔
蕭兮蛟之琴瑟駢
房兮上初日月落
星稀兮歌酣未畢
越山

不空

曉遠

愁煙

叢叢兮越溪疾美人雄劍兮相先後出火
姑蘇兮沼長洲此宮之麗人兮留手不留
霜氛重兮孤榜遠曉樹枯疎兮愁煙情眇
欲撫愁煙兮問故基又愁懸煙兮推白鳥

開化
Kaihua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

雜著

登高文

金行告窮日御初九桐陰雨壓乎泥沙菊
氣風揚乎戶牖寒無以衣病不得酒茫洋
于心噎嗝在口稚子拱而進曰古往滔滔
人生實勞或暇或逸以嬉以遨茲辰甚良

足嘯吾曹趨山選臺席餌樽醪既可適乎
災青亦聊釋手鬱陶齊諧之流載此所謂
夫登高者也嘗有意乎予曰吁稚子之言
止於是耳曾不探乎奧旨吾數畝之間門
常晝關學無端倪宛若循環時孤笑以獨
憤樂正直而非險艱為書撫之與善治措
頑有行同而跡類者尚憤疾乎聲顏一驥
在坂百駕在閑傳嘶振秣侮病擠孱仲尼

登東山而小魯况肆遠目而務周旋者哉
陽專奧邃假竊名器有土有人前呵後騎
佞舌呶啞所向上下鏗威介私放蕩侈哆
如此者又欲見耶崇閎大居墜粉塗朱脊
會螭屹扉環獸鋪輪鮮蹄驕羽翼成徒繡
碧其內絲篁被姝主張何人庸兒賈夫如
此者又欲見耶纓弁外飾悔吝中積簡弃
信行附比凶德仁澤乾枯義路填塞權之

所憎始厚終斥權之所憐昨罵今惜反掌
背面天遼海隔如此者又欲見耶國金鑄
兵赤子聚盜殺人無慚罪人何躁造化不
象名稱同暴隲頽墻垣不填堂奧生靈幾
何過半減耗殘存伶俜輸輓犒勞羸豪偏
頗役使顛倒胥毆吏笞不啻重老如此者
又欲見耶古所謂登高能賦者賦物之姿
慘戚在下吾寧忍欺爾以災青可道鬱陶

悔

可披我中^{去聲}時病言開怒隨我感物悴遐
瞻適噫是使笑青彌熾鬱陶愈悲惟爾教
我百無一宜我穀未實我蔬未肥弗視農
圃吾將曷歸無重我悔吾方憤憤稚子不
樂惴縮而退

告白蛇文

田廬西北偏有古丘焉高可四望予將昇
之以眺遠舒鬱農民遮言曰不可是丘有

狐丘

蛇巨如井缶而白忤之能為祟不利人多
矣宜無往予取酒沃其立告之曰生而白
者犬雞馬牛而已其餘則老而後白狼狐
兔鹿烏雀鷲雉龜蛇之類是人老而毛
髮皓白耗耗昏倒不能記子孫名字形朽
神瀆以至於死物老而鱗毫羽甲盡白白
而後有靈非以聖賢存乎上德光被于下
則不為之出出必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

惑

唯蛇不在瑞典雖然神而且靈尚矣故漢
之興神姥謂之白帝子得非天命志怪者
必曰自然多穴老墳竅大木要野吐盤育
甌酒之享作小兒女子寒暑管絃淫巫倚
之彈絲瞋目歌舞其妖怛駭其惑考鼓用
幣僭冒其上歲時奔走畏在人後疾病不治
飢寒不辭悉爾輩之為也古者鑄鼎象物
使知神姦若之姦吾知之矣况旅吾之地

暇

由我進退藝出以時無越昆蟲之職無雜
鬼神之事吾宮居若野處各有分齊故不
相害然斬翳通巔為暇日憑藉之所則不
當與人爭也如不用吾言吾當籲天而廷擊
斷裂首尾焉吾誠不移無易爾為

祭梁鴻墓文

并序

梁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
余過之作文而吊以酒為奠其辭曰

先生為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之南走
乎大江之波客臯氏之宇下志沈潛而靡
他自吳粲以舉曰曰夫人之勤亦多不懷志
於將沒適乎道之無頗比要離之烈鬼冢
雖夷而不磨嗟余後先生之千祀聊奉奠
而來過俯灌地而仰語顧先生之謂何心
徧性誕客他人之宇下不得故築垣而自
翰身病妻弱自吳民之粲不得故力耕而

自獲所以法先王之義者庶五噫兮可作

哀茹筆上文

重綿字

天與之肱力何繇耕不能耒漁不能船截
筠束毫既勝且便晝夜今古惟毫是鑄爰
有茹夫工之良者責其精物在價高下缺
齧义互尚不能捨旬濡數鋒月禿一把編
如蠶擊女加反說
文云持也汝實助也我書奇奇渾元未衰
惟汝是賴如何已而有兔十萬拔毛止皮

脫不奇字

諸

提

散澁鈍銛縉觚獄辭圓而不流銛而不歆

在握方染亦茹之為斲輪運斤傳之者誰

毫健身殞吾寧不悲

一本悲
作噫

散人歌

江湖散人天骨奇短髮搔來蓬半垂手捉

孤篁曳寒繭口誦太古滄浪詞詞云太古

萬萬古民性甚野無風期夜棲止與禽獸

雜獨自構架縱橫枝因而稱曰有巢氏民

止

共敬貴如君師當將只效烏鵲輩豈是有
意陳尊卑無端後聖穿鑿破一派前導千
流隨多方惱亂元氣死日使文字生姦欺
聖人事業轉消耗尚有漁者存熙熙風波
不獨困一士凡百器具皆能施足踈扈腐
鱸鰓脫正失檢馭非讒疵人間所謂好男
子我見婦女留鬢眉奴顏婢膝真乞丐反
以正直為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弁戩巍

侯 貝

所以腰欲散不散
珮陸離行散任之適坐
散從傾歌語散空谷應笑散春雲披衣散
單複便食散酸鹹宜書散渾真草蒲散甘
醇醅屋散勢斜直樹散行參差客散忘簪
履禽散虛籠池外物一以散中心散何疑
不共諸依分邑里不與天子專隍隄靜則
守桑柘亂則逃妻兒金鑣具帶未嘗識白
刃煞我窮生為或聞蕃將負恩澤號令鐵

責租

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
旌旗神鋒悉出羽林伏績晝日月蟠龍螭
太宗基業甚牢固小醜背叛當殲夷禁軍
近自肅宗置抑遏輔國爭雄雌必然大段
剪克逆須召勁勇扶君麾四方賊壘猶占
地死者暴骨生寒飢歸來輒擬荷鋤笠詬
吏已責租錢遲興師十萬一日費不啻千
金何以支祗今利口且箕歛何暇俛首哀

惇嫠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冊撐頽戲
冰霜襦袴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
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傲官家未議
活蒼生拜賜江湖散人號

五歌 并序

古者歌詠言詩云我歌且謠傳曰勞者
願歌其事吾言之拙艱不足稱詠且謠
而歌其事者非吾而誰作五歌以自釋

意

放牛

偃依

江草秋窮似秋半十角吳牛放江岸隣肩
搖尾乍依偃橫去斜奔忽分散荒陂斷澗
無端入背上時時孤鳥立日暮相將帶雨
歸田家煙火微茫濕

水鳥

水鳥山禽雖異名天工各與雙翅翎鷓巢

擊

吞啄即一例游處高卑殊不停則有紫鉞
善皮瓜戟勁立直跡者搏挽裂圖羶腥如
此等色恣豪橫聳身往往凌青冥為人羅
絆取材力常鞬綵綬懸金鈴三驅不以鳥
捕鳥矢下先得聞諸經超然可繼義勇後
恰似有志行天刑鷗閑鶴散兩自逐意思
不受人丁寧今朝權倚寒江汀春鈕翡翠
參鷓鴣孤翹側睨瞥滅沒未是即肯馴軒

舌

毛

此中語意至十三行
并以下隱君歌
四首在後前六
誤

秋春

楹婦女衣襟便佞古始得金籠日提挈精
神卓犖背人飛冷抱兼葭宿煙月我與時
情太乖刺抵是江禽有眉髮慙慙謝汝莫
相猜歸來長短同羣活

刈穫

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纔遮畝芒粒
稀踈熟更輕地與禾頭不相拄我未愁築
心如堵更聽農夫夜深語凶年是物即為

蕭

剋

災百陣野鳧千穴鼠平明抱杖入田中十
穗蕭然九穗空敢言一歲困倉實不了如
今朝暮春天職誰司下民籍苟有區區宜
拚拚本作耕耘意若何蟲豸兼教食人食
古者為邦須蓄積魯飢尚責如齊糴今之
為政異當時一任流離恣徵索平生幸遇
華陽客向日食霞轉肥白欲賣耕牛奔水
田移家直傍三茅宅

兩夜

屋小茅乾雨聲大自疑身著蓑衣卧兼似
孤舟小泊時風吹折葦來相佐我有愁襟
無可那纔成好夢剛驚破背壁殘燈不及
螢重挑却向燈前坐

食魚

江南春早魚無澤歲晏未曾腥鼎鬲今朝
有客賣鱸飭手提見^{呼見}我長於尺呼兒春

取紅蓮未輕重相當加十倍且作吳羨助
早食飽卧晴簷曝寒背橫戈負羽正紛紛
祇用驍雄不用文爭如曉夕謳吟樣好伴
滄洲白鳥群

丁隱君歌

并序

隱君姓丁氏字翰之濟陽人也名飛舉
讀老子莊周書善養生能鼓琴居錢塘
龍泓洞之左右或曰憇館耳別業在深

山中非得得行不可適到其下畜妻子
事耕稼如常人余嘗南浮桐江途而詣
龍泓憇館獲見綸巾布裘貌古而意潛
好古文樂聞歌詩見待加厚因曰他時
願為山中僕丁笑而不應問之年曰七
十二當咸通丙午歲逮十四年矣雷平
道士葛參寥話興翰之熟至今齒髮不
衰氣力益壯疏繁導蒙灌溉剉剉皆自

執綆击斤斲輦升高望遠不翅履平地
時時書細字作文紀事皆有楷法意義
夜半山靜取琴彈之奏雅弄一二而已
少睡寡言語與人相接禮簡而情至周
旋累年未嘗有罷倦之色不唯疾病也
非養生之效歟又不見有所服餌或問
之對曰治心修身之外復有何物予始
嘉其邀世又聞其老而益精又悅其治

心脩身之說孔子所謂樂而壽者斯人也歟既樂而壽則仁智充乎其內充乎其內者非有德者歟有德而不耀於世者非隱君子歟乃作丁隱君歌以寄其聲云

華陽道士南遊歸手中半卷青蘿衣自言
逋客持贈我乃是錢塘丁翰之連江大抵
多竒岫獨話君家寂竒秀盤燒天竺春筍

切余救

肥琴倚洞庭秋石瘦草壺暗引龍泓溜老
樹根株若蹲獸霜濃果熟未容收往往兒
童雜猿狖去歲猖狂有黃冠官軍解散無
人鬪滿城奔迸翰之間只把枯松塞圭竇
前度相逢正賣文一錢不直虛云云今來
利作採樵客可以拋身麋鹿羣丁隱君丁
隱君叩頭且莫變名氏即日更尋丁隱君

紫溪翁歌

并序

其
尊

紫溪翁過甫里先生舉酒相屬醉而歌

曰

一丘之木其栖深也屋吾容不唇一溪之
石其居平也席吾勞以息一竇之泉其音
清也絃吾方在懸得乎人得乎天吾不知
所以然而然先生弁而賡之曰
採江之魚兮朝船有鱸採江之蔬兮暮筐
有蒲左圖且書右琴與壺壽歟天歟貴歟

賤歎歌闕而去

鶴媒歌

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
野鶴忽然下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閑靜立
如無事清唳時時入遙吹徘徊未忍過南
塘且應同聲就同類梳翎宛若相逢喜抵
怕纔來又驚起窺鱗啄藻乍低昂立定當
冒流一矢媒懽舞躍勢離披似謫功能邀

弩兒雲飛水宿各自物妬侶害羣猶爾為
而况世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君不
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

慶封宅古井行并序

春秋左氏傳云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亂
而未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與
之朱方聚族而居之富於其舊後七年
荆人使屈申圍朱方執慶封而盡滅其

族按圖經潤之城南一里則封所居之
地詢諸故老井尚存焉因覽其遺堯故
歌之以志其惡

古甍團團鮮花碧鼎淡寒泉深百尺江南
戴白盡能言此地曾為慶封宅慶封嗜酒
荒齊政齊人剪族封奔道雖過魯儒羞魯
儒欲弄吳民竊吳柄吳分巖邑號朱方子
家負固心疆梁澤車豪馬馳似水錦鳳玉

送

疆

龍森若牆一朝雲夢圍兵至曾陷鋒鏖腦
塗地因起富德不富財顏氏簞瓢有深意
宣父嘗違盜泉水懦夫立事貪夫止今歌
此井示吳人斷綆沈餅自茲始

化國
Kathu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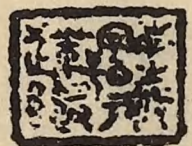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

雜著

兩觀銘

兩觀雉門雖僭天子聖人在朝姦佞誅死
姦首擲地姦血如水政不得亂國是以理
下及千祀澆風四起內存外賢舉世稱美
赫奕皇都象魏天倚豈無姦邪佩玉蕊藻



聖人弗生兩觀如砥以石鏡辭著于闕里

卜肆銘

蜀嚴之託著龜也以忠孝仁義後來之託
著龜也以媮佞險詖美之使怡愉怛之使
駭畏小人惟惡是嗜惟禍是避惟福是覲
惟蠱是媚曾不究得失之所自故幽贊之
著前列之龜乃化為庸妄之器嗚呼成都
吾不知古為市之地况君平之卜肆耶強

為之銘以刻其意

陋巷銘

魯國千乘豈無康
逵傳載陋巷以顏居之
鄙委側僻樞桑覆茨
簞瓢屢空其樂怡怡
聖人之言終日不違
易贊獨入云顏廢樂
門直道大堂如翬飛
梁肉在御狼貪豕肥
陋巷相去不其遠而
我實狂狷蓬蒿所宜
勤于柴荆賢哉是宜

馬當山銘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
合二險而為一吾人聞乎馬當彼之為險
也屹于大江之旁恠石憑怒跳波發狂日
黯風助推牙折檣血和蛟涎骨橫魚吭幸
而脫死神魂飛揚殊不知堅輪蹄者夷于
太行伏忠信者通于呂梁便舟楫者行于
馬當合是三險而為一未敵小人方寸之

摧

又

碑

包藏外若脂膏中如劍鏑蹈藉必死鉤磬
必傷在古已極於今益昌敬篆巖石俾民
勿忘

書銘

太古之時何嘗有欺遠乎結繩民始相疑
畫卦造書聖人之為圖載文字厥功弗知
惟簡惟牘斷竹析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軸
常編一絕錯亂名目寢務輕去聲省搥臬剝

所

誓

穀膠綴番番恣其析便蟲篆更隸形模易
宣上下今古卷舒蟬聯薰曝蠹鬱疵乎不
堅又取珉石篆琢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
邊璽印章號殷勤識意焉其巧益甚其說
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平聲詰督制令尾
違首言牋檄奏報離方就園傳錄注記醜
離美憐銘誄碑表虛功妄賢歌詩賦頌多
思誦權在簡牘者埋沒爛壞無遺一編副

龍

以余穀其留家延繆矣顛倒尤蒙弗刑在
珉石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鏡鑿既畢名
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爲侍有死必繼流
乎億年宜斥詐僞焚燒弃指復以太古結
繩之前

漢三高士贊

前漢一人

王霸仲儒清節是理有息躬耕黃頭歷齒

具

馬

故人令狐奉書遣子從以車徒入耀閭里
既往霸卧日吳不起其妻訊之以息媿耻
居遁世榮抗節不仕子規來報固其宜矣
我實信道曷足慚彼霸乃忻然恬淡如水
夫高婦賢可謂其美

後漢二人

摯先生恂伯陵之孫學通五經居于渭濱
弟子累百焉融服勤以子妻之師而益親

融為大儒恂乃知人和帝之世公鄉以聞
季直才器宜當輔臣公車就徵禮備玄纁
守道不至終為遠民
外黃申屠少負名節義女報仇令欲論殺
蟠以同縣陳情上讞廷尉宥之旌彼孝烈
博通羣書復善談說漢衰政荒時實暮末
隱于礪山遂與世絕獻帝即位徵為三公
邈若不應冥冥一鴻時人之重賢者蔡邕明哲

終始嗟乎子龍

恠松圖贊并序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予恠松圖披之甚
駭人目根盤于巖穴之內輪囷偏側而
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礪浴罪碕
力可然感縮然幹不暇枝枝不暇葉有
老龍變虎跛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
何物恠之如是耶子能辯之乎予曰草

足

旁

木之生安恠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為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栢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內脆者則磴然其牙伏死其下矣何自奮之能為是松也雖稚氣初折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鬪乘陽之威悲已之軋拔而將昇卒不勝其壓擁剪鬱過空憤激訐然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

指之為怪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
之盛者早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
蒸沈酣日進其道權擠勢奪卒不勝其
阨號呼呶孳發越赴訐然後大奇出於
文彩天下指之為怪民嗚呼木病而後
怪不怪不能圖其真文病而後奇不奇
不能駭於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耶道
人曰然為我贊之贊曰

松生陰隘巖窟穴
械病乎不快
卒以為恠
擁腫支離神羞鬼疑
道人嗟咨
援筆傳奇
或恠其形
或竒于辭
目為恠魁
是以贊之

野廟碑 并詩

碑者悲也
古者懸而寔
用木
後人書之以
表其功德
因留之
不忍去
碑之名
由是而
得自秦漢
以降
生而有
功德
政事者
亦碑
之而又易之
以石
失其稱矣
余之碑野廟

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吐竭其力
 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越閩好事鬼
 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黜而
 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
 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豔
 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敬之以庭堂峻之以
 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蔭翳于上梟
 鷄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恠狀眊作之眊

青里

卷

椎

息

土木

怖之大者惟牛次者擊豕小不下雞犬魚
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
可也一日懈怠禍亦隨作耄孺畜牧慄慄
然病死喪眩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
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
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
不以生能禦大災扞大患其死也則血食
於生人無名之玉求不當與禦災扞患者

唱
于

為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
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
絃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
民之懸清民之昭未嘗休子胥中民之當
奉者一日解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敲之以
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
指為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
則佞撓脆怯顛躓竄踣乞為囚虜之不服

不空

今

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 又何責其真土
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
也既而為詩以紀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
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儀祿位頌頌
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
知斯文之孔悲

祀竈解

感

竈之壞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之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于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特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也苟行

君子之道養老而慈幼寒同而飽均喪有
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已不忘樂以和心
室閭不欺屋漏不媿雖歲不一祀竈其誣
我乎苟為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
兄弟夫婦人執一廢以自糊口專利以飾
詐崇姦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
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冥果能
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

下不忠上不明又果何以為天帝乎

大儒評

世以孟軻氏荀卿子為大儒觀其書不悖
孔子之道非儒而何然李斯嘗學於荀卿
入秦乎始皇帝并天下用為左丞相一旦誘
諸生聚而坑之復下禁曰天下敢有藏百
家語詣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昔孔
子之於弟子也自仲由冉求已下皆言其

巨焚

賢

可使之才及其其仁則曰不知也斯聞孔子
 之道於苟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
 者也天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為不仁也甚
 矣不知不仁孰謂况覽知而傳之以道是
 昧觀聽也雖斯具五刑而苟卿得稱大儒
 乎吾以為不如孟軻

書李賀小傳後

玉溪生傳李賀字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

昔

小奚奴騎馱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
即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文予為兒童時
右漂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
前秀才家貧受漂陽尉漂陽昔為平陵縣
南五里有投金灘灘南八里許道東有故
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坡陀栽高三四尺
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夫抱叢篠
蒙翳如鳴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

領

活魚鼈輩大祗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嘉
除里民樵罨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志歸或
此日或間日乘驢願小吏徑驀投金渚一
往至則蔭大楸隱叢篠坐于積水之傍苦
吟到日西而還爾後袞袞去曹務多弛廢
令季操卞急不佳東野之為立白上府請
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
窮去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

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
萌卯至于稿死不得隱伏天能不致罰耶
長音夫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
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復友生論文書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
失於其間僕雖極頑冥亦知喘息汗下見
詆訶之甚難招禍患之甚易也况僕少不

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
而未得者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
有一盃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
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
品第未嘗歷王公馬貸飾車馬故無用文
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聳節築則
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中壘則銘之簡散
聲澹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

生過聽德我太甚苟默默不應非朋友切
切怛怛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
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楊雄之書頗有熟者
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
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
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
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
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

通

到

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載未能
遐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
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
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
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
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
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
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

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
煉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聖人旨
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
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
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
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
旨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
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

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
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關
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
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
非聖人悉論而辯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
史哉以詩易為經以書春秋為史足矣無
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履霜
堅冰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

類
微

可真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
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及齊師
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于太廟仲
子遂卒于垂壬午猶緝萬八去禱之類果
純直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
也 文之不可立論則曰春秋不當君無
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叙事
耶引左氏傳語微左氏叙事悉謂之春秋

不立

言

文

可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叙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謂自小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旨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又一篇云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又復而辭乃耳易之繫辭曰齊大小者存乎卦辭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辭有

朝

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
非文耶書載帝庸作歌臯陶賡歌又歌五
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耶屬辭比事
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耶禮有輯聘之
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之辭禮樂之
辭非文耶法言曰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
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耶太玄之辭也
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

耶是知文者辭之總辭者文之用天之將
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古
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
宜耳何異塗云之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
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
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
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
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繡

有中一精猶耳大凡解人之說不敢避墉垣
膚瓜而自矜於堂奧心晦也要在引學者
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
多泥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
如或不同請觀過而後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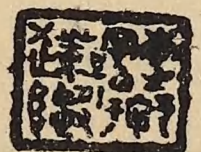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

雜著

象耕鳥耘辯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爲之耕鳥
爲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
何聖德歟孔子叙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
德止於是而是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



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
耕者行端而徐起發欲深獸之形魁者無
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
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
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
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爲端且深非得
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爲疾且畏
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

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
 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
 其恠恠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
 敝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
 不能變其說

寒泉子對秦惠王

寒泉子秦之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
 從連橫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

鄙事說呈於

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不聽有之乎曰
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然其霸以躋王
乎曰不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踈乎惠
王曰醯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
者響與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辯安能以三
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
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爲利
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以一非一朝

也齊相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拆
豈連雞不能俱止於棲而已哉寡人塞耳
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
人疾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爲兵一爲
鑄鉞董澤之蒲十九爲榦一爲箕捲父子
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魂爲燕氛趙骨
化魏土懷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
悄感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

秦連橫暮得帖帖安卧秦亦厭戰雖鼓牙
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
設有辯口莫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
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關東
諸侯聞其言合從散橫東向以倍秦大王
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
奉讎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
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

於鄙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拒
秦秦閉關十五年

耒耜經 并序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
于今生民賴之有天下國家者去此無
有也飽食安生曾不求命祿之義非楊
子所謂如禽者耶余在田野間一日呼
耕忙就而數其目恍若登農皇之庭受

耨

播種之法淳風泠泠聳豎毛髮然後知
聖人之旨趣朴乎其深哉孔子謂吾不
如老農信也因書為耨耨經以備遺忘
且無愧於食

經曰耨耨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耨
治金而為之者曰耨鏡鏡本作曰耨壁斷木而
為之者曰耨底曰壓鏡曰策額曰耨箭曰
耨輓曰耨梢曰耨評評耨耨曰耨盤木

絕

圓

與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墾墾猶塊也
起其墾者鏡也覆其墾者壁也草之生必
布于墾不覆之則無以紀其本根故鏡引
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鏡表上利壁形下圓
負鏡者曰底底初實于鏡中工謂之鼈肉
底之次曰壓鏡背有二孔係于壓鏡之兩
旁鏡之次曰策額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
馳然相載自策額達于犁底縱而貫之曰

箭前如程而膠者曰轅後如柄而喬者曰
梢轅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轅之上又有如
槽形亦如箭焉刻為級前高而後厚所以
進退曰評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淺以其上
下類激射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
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捷也所以
扼其轅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
止橫於轅之前文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

曰手

惟

無聲字

以攄乎軛也。軛之後末乎梢，中在乎所以
 執耕者也。轅車之曾梢取舟之尾止乎此。
 乎鏡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
 楯音墮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鏡二尺。
 策減壓鏡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
 尺七焉。建雄稱絕，轅脩九尺，梢得其半。轅
 至梢中間掩四尺，犁之終始丈有二，耕而
 後有肥音羣渠，疎之義也。散塿去芟者焉。肥

而後有礪格平礪礪宅焉有礪毒音鹿焉自祀至
礪礪皆有齒礪礪觚稜而已咸以木爲之
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耒耜經
終焉

治家子言

武王既勝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
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
載易其銘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

錢

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
重秉耒耜者一墾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工
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益倍民凋力窮土
木中輟吾易之以爲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
戰陣興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錢斬獨夫
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
武王聞之懼於是包干戈勸農事治家子
復祖之信

大治

招野龍對

昔秦龍氏求龍之嗜慾幸而中焉得二龍
而飲食之龍之於人周類異以其若已之
性也席其宮沼百川四溟之不足游甘其飲
食洪流夫鯨之不足味施施然擾於其愛
弗去一旦值野龍奮然而招之曰爾奚為
者茫洋乎天地之間寒而蟄暘而昇能無
勞乎識從吾居而冥安乎野龍矯首而笑

風

惟

之曰若何齷齪乎如是耶賦吾之形冠角
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飛賦吾之靈
噓雲而乘風賦吾之職抑驕而澤枯觀乎
無極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窮端倪而盡變
化其樂不至耶今爾苟容於蹄迹之間惟
沙泥之是拘惟蛭蟻之與徒牽乎嗜好以
希飲食之餘是同吾之形異吾之樂者也
狎於人啗其利者扼其喉截其肉可以立

援

待吾方衰而援之以手又何誘吾納之階
穿取爾不免矣野龍行未幾果為夏后氏
之醢

說鳳尾諾

所

或問予曰鳳尾諾為何等物圖耶書耶對
曰予之呼聞自晉訖於梁陳已來藩邸之
書也凡封子弟為王則開府辟僚屬取當
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

褒

宮則曰令上書則曰牋諸王下書則曰教
上書則曰啓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
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
肯臣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諾牋之文
也綵繅然襪襪然織與繪莫的知既肯其
行必有褒異之辭若今之批答案晉元帝
爲瑯琊王時帝美其才令通習外事嘗使
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降高帝第十二

不壹

牢殆

丘

相典

子甚憐之年五歲使學鳳尾諾下筆便工
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鳳尾
箴當番薄縷輕其制作精妙靡麗而非
牢固者也治將五百年必不能保而存之
好事者或云識意妄矣且傳云仲尼在魯
與陳有問缶羊楷矢者皆知之及修春秋
則遠者略近者詳故曰立於定哀而指隱
栢之日遠矣蓋聖人作大典不可不慎則

別

森

前所傳亦妄矣予學聖人之文者求其誠
而已矣又安可詐則數百年前事自以為
賢哉君子慎所傳無易

禽暴

冬十月予視穫于甫里早苗離離年無以
堵憂傷盈懷夜不能寐往往聲類暴雨而
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日訊其毗曰鳧鷖
也其曹蔽天而下蓋田所留之禾必竭穗

上

老

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
江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縶一斷下塗
枝叢植于陂一中千萬膠而不飛是藥也
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賈貨錯歲售於射
鳥兒盜興已來蒙衝塞江其誰敢商是藥
既絕羣鳧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
稻糧予曰嘻失馭之民化而為盜關梁急
征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

民食古聖人毆害物之民出乎四裔矧害
民之物乎俾生靈死乎飢吾不知安用馭
者為

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為蟲也有籍見於禮經
載於國語楊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
者於易象為介類與鼈龜剛其外者皆軋之
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錄食䟽

絕

授

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
 為災子雲譏其躁以為郭索後蚘而已蟹
 始窟穴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
 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
 其所之蚤夜膚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
 其流而障之曰蟹斷鐵斷短其江之道焉
 爾然後拔援越軼逝而去者十六七既入
 于江則形質寢大於舊自江復趨于海如

青島

五二九

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遯去者
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蓋天海人亦異
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
捨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
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
荀楊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
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
軻荀楊氏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

也苟不能捨沮洳而求瀆由瀆以至于海
是人之智反出於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
以志其蟹

記稻鼠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
雨至于七月當時汙坳沮洳者埃塵勃濯
穢支派者入扉屨無所汙農民轉遠流漸
平聲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渴不暇

扉

僅得葩拆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羣鼠夜
出齧而僵之信宿食殆盡雖廬守版擊毆
而駭之不能勝若宮督戶責不食者有刑
當是而賦索愈急棘械束榜箠木肌體者
無壯老吾聞之於禮曰迎猫為食田鼠也
是禮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後歟物有
時而暴歟政有貪而廢歟國語曰吳稻蟹
不遺種豈吳之土鼠與蟹更伺其事而效

徒

其力殲其民歟且魏風以碩鼠刺重斂斥
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
將去汝適彼樂土况乎上据其財而下啗
其食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浪轉徒聚而
為盜何哉春秋螽蟥生大有年皆書是聖
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學春秋又親蒙
其災於是乎記

記錦裾

一作裾

幅尺

待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子話上
元尾棺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
羅裾佛齋皆組繡竒妙李君乃出古錦裾
一條示余福長四天下廣上狹下闊六寸
上減下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
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脰口中銜葶
葩輩右有一鸚鵡聳肩舒毛數與鶴相等
二禽大小不類而又以花卉均布無餘地

公

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士累細鈿點綴其
 中微雲璪結互以相帶有若駸霞殘虹流
 烟墮霧春草奕迤遠山截空壞墻古苔石
 泓秋水印丹浸上声漏築粉塗染盤也繼也繼也繼也
桓或作環珮雲隱涯岸濃淡霏拂霜抑冥密始
 如不可辯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絕分畫一
 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續緻柔美又不可狀
 也裏有繒絲下制綫尚仍舊兩旁皆解散

蓋拆滅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亦
不下三百年矣昔特之工如此妙耶或其
裾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為辭繼于錦裾之
後俾善詩者賦之

蠹化

橘之囊大如小指首負持角身感然類蝮
蟻而青鬚葉仰齧如飢蠶之速不相上下
人或振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

墳

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襜黑鞬蒼分朱間黃腹真而橢墮綏纖且長如醉方寤附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綠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粉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蚤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桎梏人雖甚怜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

中類有德也不朋而游類潔也無嗜而食
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爲橘之蠹後不見觸
蠶之網人謂之釣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
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
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
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爲大蠶網而膠
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雜說

注
誤
案
注
之

先儒曰瞽瞍憎舜使塗廩浚井醜于觴酒
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之以鳥
工龍工藥浴注灰而后免矣夫勢之重壯
夫不能^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况舜
婿于天子頑嚚嫚戾者獨不畏之又從而
殺之耶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
舜反受教於女子其術怪且如是是不教
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故堯使勗之非

夫

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邨俟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
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邨
棄爲稷官烝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
於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腫子項羽亦
重腫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
季札以樂卜趙孟子以詩卜襄仲歸父以
言語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

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
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
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襪繫絕顧左右無可使
結者衛褚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
爲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
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九奚襪帶之足云
抑下惠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

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
何哉

書

圖

化

開

Wenhua Library

王上... 諸... 爵... 入... 蘇... 十... 何... 不... 敢... 損... 一... 字... 德... 與... 刑... 如... 何... 哉... 書... 圖... 化... 開... Wenhua Library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二十

甫里先生吾邦先賢也出處大節已見
本傳獨著述散漫未有善本今傳于世者
笠澤叢書松陵集以篇計之僅四百八十
一首居其鄉誦其文且和其絕句百八十
餘首遂於文籍中裒集得一百七十一篇
合叢書松陵集計六百五十二篇凡可助

增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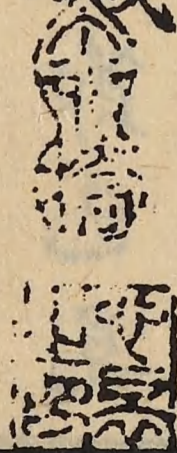


此書以流行者聚于卷末名曰附錄總為
二十卷刊寘義莊以廣觀覽其間字盡疑
者存之外訛者是正之文有遺逸行且塔
補之庶可酬先生泉下之望亦可見苗
景墓先哲之意云

寶祐五年閏月

日葉

苗謹識



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十四日晒書及此詩稿知葉云
景墓先哲之意云
欽選內另錄以進先中秘公絲韻今貧病多困頻年水災志違何

恒山抄本二田子去日之桂客唐子許丹臣識

財年車有八

唐甫里先生陸龜蒙傳二十卷附錄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
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
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
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
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皆無
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竄藁篋中或歷年不省為好
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讐言比勤朱黃不去手所
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秩壞舛必為輯褫刊
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

下兩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刺無休時或
譏其勞答曰堯舜徽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
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祖茶自判品第
張又新為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
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為致之初病酒再替乃已其後
客至絜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
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
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 比涪翁漁
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 尉盧攜素與善及
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表龜

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左補闕陸氏在姑蘇其門有
臣石遠祖績嘗仕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
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出唐書

甫里陸先生文集序

唐賢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
長於春秋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右與顏羨皮日休
羅隱吳融為友性高潔家貧親老屈與張搏為湖蘇
二郡佐嘗至饒州三月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之
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譏著吳興寶

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自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日疾終贈右補闕

本朝宋景文公重修唐

書仍列於逸傳今蜀中惟松陵集盛行笠澤叢書未有是書家藏久矣愚謂貯之篋笥以私一人之觀覽不若鏤板而傳諸好事庶斯文之不墜而魯望之名復振亦儒者之用心也時聖宗元符庚辰歲仲秋月鄂人樊開題

後序

進退取捨君子之大節惟循於道而不悖然後無過

於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者未有不
為物所勝也天隨子居衰亂之世仕不苟合家于松
江躬勞苦甘淡薄而以讀書考古為事所養者厚故
其為文氣完而志直言辯而意深一歸於尊君愛民
崇善沮惡茲非所謂循於道而不悖者邪世所傳叢
書多舛謬衮既至是邑想其遺風因求善本校證刊
之于板俾覽者非獨玩其辭而已矣於其志節將有
取焉政和政元季夏四日毗陵朱衮記

二游詩序

皮日休

吳之士有恩王府參軍徐修矩者守世書萬卷優游

自適余假其書數千卷未一年悉償夙志酣飲經史
或日晏忘飲食次有前涇縣尉任晦者其居有深林
曲沼危亭幽砌余並次以見之或退公之暇必造以
息焉林泉隱事恣用研詠大凡游於二君宅無淡句
之間因作詩以留贈目之曰二游兼寄陸魯望

五賦詩序

皮日休

毗陵處士魏君不琢氣真而志放居毗陵凡二紀閉
門窮學是乎里民不得以師之非乎里民不得以訾
之用之不難佳利之被人也捨之不難退辱非及已
也噫古君子處乎進退而全者由此道乎伯夷之隘

惠之不恭不能造于是也江南秋風時鱸肥而難釣
菰脆而易挽不過乘短舫方言曰舫短而深者謂之舫音步載一甌酒加
以隱其由五瀉涇入震澤穿松陵抵杭越耳日休嘗
聞道於不琢敢不求雅物成雅思乎於是買釣船一
脩二丈闊三尺施篷以庇烟雨謂之五瀉舟天台杖
一色黯而力道謂之華頂杖有龜頭山疊石硯一高
不二寸其侈數百謂之太湖硯有桐廬養和一恠形
拳踞坐若變去謂之烏龍養和有南海鱉魚殼樽一
澁鋒巖齒角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樽皆寄于不琢行以

資雲水之興止以益琴籍之玩貞古人之雅賦也因
思乘葦之義不過于詞遂為五篇目之曰五賦兼請
魯望同作

過張祐丹陽故居

顏萱

壹與故張處士祐世家通舊尚憶孩推之歲與伯氏
嘗承處士撫抱之仁目管輅為神童期孔融於偉器
光陰徂謝二紀于茲適經其故居已易他主訪遺孤
之所止則距故居之右二十餘步荆榛之下華門啓
為處士有四男一女男曰椿兒桂子椅兒杞兒問之
三已物故唯杞為遺子與其女尚存欲揖杞與言則

又求食於汝墳矣但有霜鬢而黃冠者杖策迎門乃
昔時愛姬崔氏也與之話舊歷然可聽嗟乎葛屨練
裙兼非所有琴書圖籍盡屬他人又云橫塘之西有
故田數百畝力既貧窶十年不耕唯歲賦萬錢求免
無所嗚呼昔為穆生置醴鄭公立鄉者復何人哉因
吟五十六事以聞好事者

三高祠記

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
將軍姓范氏是為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
氏是為江東步兵唐右補闕姓陸氏是為甫里先生

三君生不並世鵠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功大名
顯而去之季鷹魯望蕭然矐儒使有為於當年其所
成就固不可踰度要皆以得道見微脫徒天刑清風
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邑人
獨私得奉嘗以夸於四方曰此吾東家丘云爾見大
夫趙伯虛以故祠偏陋將改作鄉老王份獻其地雲
灘乃築堂於上告遷而奠焉且屬石湖范成大為之
辭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
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為高此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
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為世道計者可以懼

矣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宴安留連卒悔於
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成大何足以述之然屈平
既從彭咸而桂叢之猶招隱士疑若幽處林薄不死
而僂况如三君蟬蛻涸濁得全於天者嘗試倚楹而
望水光浮空雲日下上風颿輕蓬飄忽晦明意必往
來其間成大亦何足以見之姑效小山作歌三章以
招焉遂從而歌之曰若有人兮扁舟撫湖海兮遠游
衆芳媚兮高丘忽獨君兮不可留長風積兮浪波白
蕩搖空明兮南極一色鏡萬里兮鞭魚龍列星剌兮
兮其下孤蓬眇顧懷兮斯路與涼月兮入滄浦戰爭

蝸角兮昨夢一笑水雲得意兮垂虹可以儀擢僊之
人兮壽無期樂哉垂虹兮去復來載歌曰若有人兮
橫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兮白鷗舞吳波鱗
兮而在下嗟人胡為兮天地四方美無度兮吾之
土贈脩鱸兮雪霏登孤尊兮毫之水僊續兮胥命君
可望兮不可追頽倒景兮揮碧寥娛宴息兮江之臯
萊蘋堂兮廡杜若一杯之酒兮我為君酌又歌曰若
有人兮北江之渚披雲而晞兮頽煙雨菊莎兮杞棘
歲晚兮何以續君食餼五鼎兮腥腐羞三泉兮終古
千秋風露兮歸來故墟月明無人兮蒼石與語牛宮

知兮生蒲荷潮西東兮下田一波訪南涇兮鄰曲山
川良是兮丘壠多稼九畹兮今其刈聊春容兮茲里
是歲六月既望書遺邑人使習以侑祠伯虛請遂以
為記淳熙六年八月邑長陳肅增葺祠亭重刻石

楊文公談苑

唐陸龜蒙善為賦絕妙人有收得賦材皆綴緝屬對
差次比擬凡數首有題而未就蓋其構思用工之非
淺相傳龜蒙多智數狡獪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
杭州舟出舍下小童奴以小舟驅群鴨出內養彈其
一綠頭雄鴨折頸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

異善人言適將獻狀本州貢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
官自言耳內養少長宮禁不知外事信然甚驚駭厚
以金帛遺之龜蒙乃止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龜
蒙曰常自呼其名巧捷多類此

茵嘗觀其傳誦其文矣龜蒙字魯望居甫里著吳
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四集以高
士召不至躬自舂鍾品茶評水不與流俗交升舟
則蓬席束書筆床釣具往來江湖間謂江湖散或
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清
風素節凜千古因疑談苑所傳之過况茵所居

視甫里無一舍遠其地荒僻眇在松江之東去
程猶有數十里使者無由過之自武宗暨昭宗凡
六十三載未嘗遣內養使杭州揆之地理考之唐
紀信其為誣豈談苑別有所據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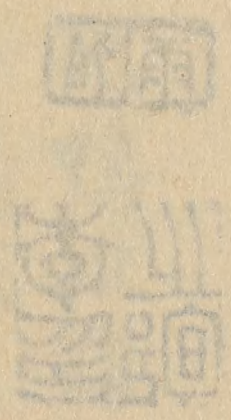
開化圖

Warkua li



蘭化圖書館

Wanhua library



Faint vertical text in the background,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to decipher but appear to be arranged in columns.

卷七至十九并卷尾葉跋二十晨起物校讀緣十八九日
作數未能悉心校勘也 後記

管澤松後二集世多傳本唯此甫里先生
文集向所未見 四庫全書中有之 程安之
州有之刻却未得過 亦過其葉茵輯本
之原意何以辨之 蓋因得見嚴景和刻本
而知之也 嚴刻藏香嚴方庵宗假以
補前本二十卷之缺因手校一遍嚴本
復刻自較葉輯原本為近時有一二

佳处反为妄人改去印如卷十二中且
将丝紵穀尔兰舟蔽利改紵为线檢
字書紵与緒通引舟笑也則紵字
義我自佳改无線殊無怪以此其也舉
二可以例其餘惟是葉輯本已屬抄寫
或因筆誤或因原刻模糊遂致多訛此
又可以為刻正之者也故手校時是少俱
載其異字讀方臨時自辨之可身而
先其立值本印校其好之謂歟 後高

嘉慶甲戌初冬新收舊鈔唐甫里先生文集係寶祐時葉茵輯本惜缺第二十卷雖屬附錄究非全書因從周文香嚴處借得成化時崑山嚴景和覆本行款雖不同却可補全遂輟一日工手影足之計書八葉為幾及三千字余憚抄錄書帙過補缺時二錄之久未為此手腕欲脫矣錄畢

記

十月十有一日復為燒燭書 西園

此書鈔補畢即付裝池奈二人事冗不及料理此種書籍近時風氣非特書籍價昂即裝潢書日籍亦昂貴大也雖許以重直而遷延歲月擇其尤急者為之故付諸裝潢其書有不易得見者此書裝畢在己亥秋抄亦可為進矣復為記

甫里先生文集校勘記

戊辰冬仲再板書成檢勘涵芬樓新收成化本知復翁原校
几塵落葉掃之尚有未盡也因為補輯卷末聊補前人所不
逮存其是而略其非其能免於喧賓奪主之譏乎值本即校
往往獲益復翁稱此抄或多筆誤故不憚其煩如此海鹽張

元濟校記

序 ○二葉後五行 祐 祐

目 ○三葉前二行 和新秋三十韻 下有次韻二字 ○四葉後八

行 根 根 ○六葉前六行 茶 茶 ○十二葉前四行 齊 齋 ○十七葉

前七行 辭 辭 ○十八葉後二行 微 徵 ○二十二葉前四行 吟 吟

○二十三葉前五五行 塵 塵 ○二十五葉後二行 李 李

卷之一 ○三葉前五五行 大 太 ○四葉後七行 簾 簾 ○五葉前八

行 注 琰 琰 ○七葉前八行 曦 曦 後四行 歎 歎 ○九葉前一行

關 墨釘應作闕 後六行 東 東 ○ 十葉後八行 光先 ○ 十二葉

後三行注 三工 ○ 十三葉後三行 息息 ○ 十四葉前六行 案開

案開大字下不空格 後二行 脾牌 ○ 十五葉前一行注 翫墨

釘 紛分 前六行 澹淡 後一行 搨搨 後六行 閒閑 ○ 十

七葉前七行 搜搜

卷之二 ○ 十九葉前二行 下不 若苦 後五行 窄索 後八

行 迴迴 ○ 二十一葉前二行 婁婁 ○ 二十二葉前八行 一舉樓

下亦空缺 後五行 維繼 ○ 後二行 怙帖 後六行注 大太

後八行 虧 正文大字 ○ 二十四葉後八行 邪邪 ○ 二十五葉後

六行注 手平 後七行 烏鳥 ○ 二十七葉前三行 王玉 ○ 三十

葉前四行 東東 後七行 目日 ○ 三十二葉後四行注 覃覃 ○

三十五葉 成化本亦空白

卷之三 ○ 一葉後六行 趣 趣 ○ 六葉前三行 餓飢 後七行 敢

取 ○ 八葉前七行 侯俠 後四行 葛芻 ○ 九葉前四行 雌雄 鷓

鳩 ○ 十葉後八行 冥宜 ○ 十一葉前一行 鐘鍾 前五 行 既命

命既 前七行 簞 衰 ○ 十三葉後一行 衣 夜 ○ 十五葉前二行

鄉 鄉 ○ 十六葉後三行 搜求 求搜 ○ 十七葉前二行 蟬 蟬 前

四行 形影 前六行 日 目 前七行 八行 泉分數十汨落處皆

崢嶸 分數十汨落處皆崢嶸 ○ 十八葉前八行 嘯 笑

卷之四 ○ 二十葉前五 行 豁 豁 前八行 紀 記 ○ 二十一葉前

二行 倩 請 後三行 石 玉 後七行 稚 空 白 ○ 二十二葉前三

行 □ 亦空格 ○ 二十四葉後五行 羞 差 ○ 二十五葉後五行 脚

脚 後八行 棖 榔 ○ 二十七葉前一行 銷 消

卷之五 ○ 三十葉前五 行 慇 勤 殷 勤 後七行 巢 窠 ○ 三十一

葉前四行 論 綸 前八行 艤 舩 ○ 三十二葉前八行 捨 舍

○ 三十六葉前六行 踞 空 格

卷之六 ○ 四十六葉前三行注去云 ○ 四十八葉前一行謝樹

○ 五十二葉後六行遣遺 ○ 五十四葉前四行客容 ○ 五十五

葉後五行 醜 醜

卷之七 ○ 五十六葉後三行詩無詩字 後八行杯杯 ○ 五十

九葉後二行力復 ○ 六十三葉前三行鶯鶯 前六行端瑞 ○

六十四葉後一行常端 ○ 六十七葉前八行看首

卷之八 ○ 一葉前三行詩無詩字 ○ 二葉前一行憐伶 前八

行 窓 ○ 三葉前七行紵苧 後八行檐空格 坐生 ○ 四葉

前八行尺丈 後四行校較 後七行憐伶 後八行絕艷

色 ○ 七葉前五行鷺鷥 ○ 八葉前七行憐伶 ○ 十一葉前六行

虛書 前八行注患下有眼字 ○ 十二葉前六行嚮響 ○ 十三

葉後六行 蕤蕤 ○ 十四葉後六行辯辨 ○ 十五葉前二行氤氳

卷之九 ○ 十七葉前三行詩無詩字 ○ 十八葉前六行珮佩 ○

二十葉前四行嚮響。後一行畫畫。○二十二葉後二行旋漸。

○二十三葉後四行僊仙。○二十六葉後四行帷幃。○二十七

葉前一行具貝。○二十八葉前六行齊齋。

卷之十。○三十二葉後三行詩。無詩字。○三十三葉前七行閑。

閒。○三十四葉後五行第弟。○三十五葉後八行查槎。○三十

八葉後五行招朝。○四十二葉前五行二。○四十七葉後五

行王玉。○四十八葉前五行舡船。

卷之十一。○四十八葉後三行詩。無詩字。○五十六葉前六行

託托。後二行桂檜。○五十九葉後四行遣遣。○六十一葉後

六行柢。○六十二葉前一行春卷。前四行松枯。枯松。

卷之十二。○一葉前三行詩。無詩字。○四葉後五行鷗鴉。○九

葉前二行齊齋。○十一葉前七行直真。○十三葉前一行藉籍。

○十四葉後三行嚮響。

卷之十三 ○ 十七葉前三行詩無詩字 ○ 十八葉前八行供共

○ 二十葉前二行親規 ○ 二十四葉前二行魚漁 後一行詩

無詩字 後五行沈次 ○ 二十五葉後四行絜潔 後五行退

逗 ○ 二十八葉前五行恰怡 後四行流洗 後五行賁上有

張字下同 後六行採采 烏鳥 ○ 二十九葉前二行木本 ○

三十葉前四行形影

卷之十四 ○ 三十二葉前六行追進 後二行辨辯 ○ 三十四

葉後二行嗣嗣 ○ 三十五葉前四行械城 前七行追迨 ○ 三

十七葉前六行田日 後六行光先 ○ 三十九葉前六行捷捷

○ 四十四葉後八行鬢鬢 ○ 四十五葉後三行薦萬 ○ 四十六

葉前一行傭傭 誠誠 ○ 四十七葉前四行銜御 後六行吟

唵 ○ 四十八葉前八行闕闕 ○ 五十葉後七行魯魯 下有史字

○ 五十一葉前七行文支 ○ 五十八葉後二行擷擷 ○ 五十九

葉後七行 吟 唸 ○六十葉前八行 栢 栢 後一行 古 玄 後八

行 衰 衰

卷之十六 ○二葉前三行 助 助 ○五葉前三行 那 耶 ○六葉前

八行 水 木 ○六葉後五行 怵 怵 ○七葉後四行 誕 誕 ○八

葉後二行 傳 無傳字 ○九葉前二行 疵 疵 ○十葉後四行 祖 租

後五行 弟 弟 ○十二葉前五行 正 止 ○十五葉前三行 人 又

前七行 帳 帳 後五行 官 宮 後六行 箔 箔

卷之十七 ○十八葉前六行 役 役 ○十九葉前一行 崇 崇 ○二

十二葉後三行 鹹 鹹 ○二十三葉前二行 畫 畫 後三行 傲 傲

○二十四葉前四行 依 俛 隈 依 後八行 軒 簷 ○二十五葉前

三行 太 大 慇 懃 殷 勤 ○二十七葉前七行 興 興 後七行

且 且 ○三十葉前一行 侶 侶

卷之十八 ○三十四葉前三行 鐫 鐫 ○三十五葉後三行 遶 逸

○三十六葉前七行老若○三十七葉後二行嗟嗟○三十八

葉前一行直述後四行然然下不空格○四十一葉後二行

苟苟○四十二葉前八行鳴鳴後五行吟吟○四十三葉前

八行詞詞後一行恩思○四十六葉前四行八入後七行

復優○四十八葉前二行腑腑

卷之十九○五十葉後一行相相○五十二葉後八行載載○

五十三葉前三行庫庫○五十四葉前一行注乎格呼格前

八行令今○五十五葉前八行識誠○五十八葉後七行者考

○六十葉後三行宮官○六十一葉後八行均均○六十二葉

後六行囊蠹後八行振振○六十四葉前一行并并

卷之二十○六十六葉後五行墓墓○六十八葉後十行過過愧

○六十九葉前三行簿簿○七十葉後四行過張祐丹陽故居

居下有序字○七十四葉前一行去程去驛程終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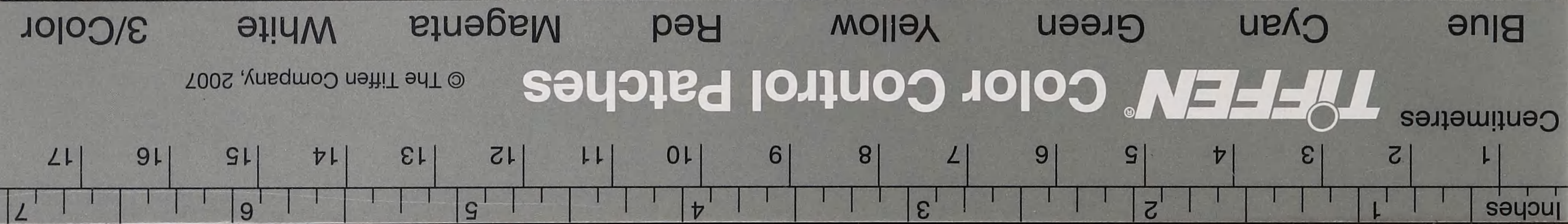
趙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shwa Library



唐甫里先生文集

五

開化圖書館
Kaituma Library

開化圖書

Kaishwa Library



Inches 1 2 3 4 5 6 7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